



新刻
正刻

大學

道春

全

12
3538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



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
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
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
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
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
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
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
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
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
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
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
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
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

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

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

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
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
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
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
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
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
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

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
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
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
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
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
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
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

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
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
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
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
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
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
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
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
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
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
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

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做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

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

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

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

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做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

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

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

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

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天讀作泰諫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諟謂常目在之也諫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也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上於信舊一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濯其舊潔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凡日新之

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謂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

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

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

於止知其所止可以入而不如鳥乎。緝蠻詩作

雅綿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

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

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菴竹猗猗有

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

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

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

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也。澳於六反菴詩作綠荷叶韻音阿間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詩作諠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備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荷荷

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錐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
鑿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
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慤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道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
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慤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
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
慤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
李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美釋格物致知之義而

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

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入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心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

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掩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掩其惡而卒不可掩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

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值反好樂並去聲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故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

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及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不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

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一家仁一國

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音債

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

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

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

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

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

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矣喻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

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篇天

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見

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蓂蕭之篇詩云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

民法之也詩曹風鵲鳩之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熟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
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皆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五也與謂有所
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
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
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
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
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

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
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
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
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
及者廣此乎天下之要道也
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
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
已心則是愛民如子
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為天下僂矣

僂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詩小雅
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
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
能絜矩而好惡偏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
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儀詩作

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山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

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

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繫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是故言悖而出

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通

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繫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

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

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

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父

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采之意秦誓曰若有

一个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知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
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不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
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

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過也。
遠去聲。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

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盡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

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恒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

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且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節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

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百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

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

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

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竝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

為利也

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道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知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
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
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
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
忽之也

大學章句

昭和30年2月4日寄
辻村長衛氏贈

富小路通三條上儿町

白王都書林 弘簡堂

須磨勘兵衛

熊齋集卷六

皇清書林 尺簡堂

富山縣三新十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日



